



袖唐·意千重·云霓·联袂推荐

三万字独家番外

他占据了她生命中，几乎所有重要角色：

她的伯乐，她的恩师，她最强大的支持者，

同时还是她的——未婚夫。

他培养她，爱护她，算计她，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她的命，

最后却又倾其所有地成全了她。

他用最狠的心，在她的生命里刻写最深的情。

而这世上最深的思念就是——

你离开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

等你归来！

沐水游·著



大祭司

完结篇·（涅槃卷）（上）

大香師

完結篇・【涅槃卷】
上

沐水游・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香师. 完结篇 / 沐水游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229-10805-2

I. ①大… II. ①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149 号

大香师 (完结篇)

DAXIANGSHI (WANJIE PIAN)

沐水游 著

责任编辑: 郭莹莹

责任校对: 刘小燕

封面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6.5 字数: 784 千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0805-2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1章	留下·心意·抚摸	1
第2章	安抚·解说·说出	8
第3章	当年·前往·拜见	15
第4章	条件·关心·怀抱	22
第5章	揭示·出门·亲昵	29
第6章	答案·安排·承诺	37
第7章	转手·扣留·三十	44
第8章	心疼·荣宠·缱绻	51
第9章	病了·拥抱·偎依	59
第10章	无解·起乱·联手	67
第11章	服侍·贴心·信任	74
第12章	施压·欲望·添置	81
第13章	传授·一对·求见	87
第14章	条件·通奸·优势	95
第15章	旖旎·恼意·暖粥	102
第16章	春宴·戏子·暗喻	108
第17章	暗示·名字·化蝶	116
第18章	离开·不见·研香	124
第19章	福气·进入·托付	131
第20章	风起·云涌·厮杀	138
第21章	人间·危机·万变	145
第22章	出来·广寒·拥揽	153
第23章	攻心·索吻·心软	160



第 24 章	请求·吸引·引诱	167
第 25 章	情动·桃花·私情	174
第 26 章	含情·信任·互拜	181
第 27 章	闺密·敌人·未来	189
第 28 章	喜欢·幸运·夜谈	195
第 29 章	疼爱·紧追·所求	203
第 30 章	证据·界限·白夜	212
第 31 章	环扣·入林·踏入	218
第 32 章	预谋·谋杀·离开	225
第 33 章	颠簸·质问·胁迫	232
第 34 章	讨价·释心·旅途	241
第 35 章	开始·进入·飞蛾	248
第 36 章	认真·重现·求亲	255
第 37 章	私定·诚意·盟誓	263

第1章 留下·心意·抚摸

大鹏一声长唳的时候，所有大香师都知道出了什么事。

有人，在白广寒的香境内幻化出了活物！

连净尘都惊讶地站起身；柳璇玑亦是停止了琴声；谢云蓦然转头，震惊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百里翎站住，看着大雁山的方向，心里暗叹，果然是好眼光；方文建正好找到方玉辉，听到那声音后，面上亦露出明显的惊诧之色；唯崔文君满脸冷色，挡在她周围的墙壁马上就要破开了，她只要在白广寒的香境消失之前抓住安岚，她就有办法直接探知安岚刚刚在那道柴门后面看到了什么。

只是白广寒明显不希望她这么做，因为，她此时受到的阻力比之前加强了数倍，崔文君面上神色愈冷，而就在这时，旁边忽然传来一句话：“我帮你如何？”

崔文君转头，秀眉微蹙。

那人接着道：“说帮忙是看低崔先生了，或者说，合作。”

崔文君打量着那人，有些意外：“合作？”

“没错。”

“原来是你！”崔文君面上露出几分恍悟，“你就不怕我告诉白广寒？”

“当年崔家并未置身事外，如今，保持沉默才是最好的选择。”那人笑了笑，“更何况，现在崔先生想从他手里夺走那姑娘，只是如今看来，他是不会放手了。即便崔先生用这个消息去换，他也不会答应，那丫头，确实有成为大香师的潜质。”

崔文君沉默。

山路行不易，并且越是往上，越觉得冷，安岚在山路上摔了好几次，次次都摔到膝盖上，疼痛越来越清晰，脚步也越来越趑趄。身上的衣服有些碍手碍脚，她干脆将披风解开扔了，将爬到山顶时，她抬起头，便见那个似屹立于千年的身影往前迈出一步，她微怔，随后看到他并未停下，正慢慢朝她走来。

“不过来吗？”白广寒在离她三丈远的地方停下，看着她，千里冰封的山脉上，那双眼睛看起来无比温柔。

安岚下意识地往前踏出一步，只是她刚抬脚，就觉得膝盖疼得厉害，于是脚还没有迈出去，人就直接往地上扑。

但没等她扑到地上，就落进一个宽厚的怀抱，带着冰雪的寒香，却是奇异的温暖。

“做得很好。”白广寒拿自己的斗篷将她包住，“但是，接下来你将有可能面对更大的危险，所以，我可以让你自己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

安岚静静靠在他怀里，将脸埋在他胸口处，没有说话。



他接着道：“离开，我会送你到没有纷扰的地方；留下，所有针对我的危险，你很可能都避免不了，但是，我会尽我所有保护你，以及，满足你。”

他的声音平静低沉，似陈年的美酒，一开封就醉人。

安岚觉得身上恢复暖意后，在他怀里微动了动，抬起双臂，紧紧抱住他：“留下！”

白广寒轻轻抚了抚她的头发，神色温柔：“好。”

迷宫的砖墙开始从外围散落消失，山上的寒雾也慢慢淡去，香境眼看就要消失了，却就在这会儿，崔文君破了白广寒的迷宫，随即一步千里，直接来到大雁山上，冰封的山刹时现出花海，飞舞的花瓣似夺命的利器，不停地逼近。

崔文君盯着白广寒道：“把她交给我！”

白广寒抱着安岚往后退了数丈，避开那些花瓣，眼睛却是看向崔文君背后，他感觉得到，现在这里，除去崔文君外，还有别人。

动作倒是快。

“崔先生僭越了。”白广寒最后留下这句话，随后整个香境瞬间消失。

崔文君正想拦住他们，却抬手时，忽听到一声脆响，是她将案席上的茶盏碰翻到地，她回过神，抬起眼，便看到白广寒已站在安岚面前，直接宣布结果，天枢殿的继承人为安岚。

那一瞬，满座皆静。

清耀夫人不敢相信地站起身：“这是，怎么回事？”

丹阳郡主亦跟着起身，静默了一会儿，才对安岚道：“恭喜。”

安岚没办法马上站起身，只得轻轻点头。之前她膝盖上的伤还没完全养好，刚刚那场香境的时间不短，她在铜雀台里一直是跪坐着，入了香境后，在大雁山上又摔了几次。因而出来后，马上感觉到膝盖的痛令她倒抽口冷气，额上也冒出了冷汗。

清耀夫人依旧不敢相信丹阳会输，还想再开口，丹阳郡主走到清耀夫人跟前，垂首道：“是丹阳技不如人，让母亲失望了。”

“三场比试的分数都还未公布，为何就直接判你输了？”清耀夫人冷着脸看着丹阳郡主，这句话她看着是对丹阳郡主说，实际上是说给白广寒听的。

白广寒命人扶起安岚，然后示意赤芍去回答清耀夫人的问题。

赤芍有些复杂地看了安岚一眼，微微欠身，然后走到清耀夫人面前道：“夫人请先别动怒，今日这三场比试的分数，是为郡主和安侍香之间的约定而设的，广寒先生的决定，从来就与分数无关。”

清耀夫人怔住：“你说什么？”

赤芍命旁边的侍女将手里的册子拿过来，她翻到其中一页，递给丹阳郡主：“分数已经出来了，郡主请看。”

丹阳郡主垂下眼，有些怔然，最后一场，安岚果真拿了满分，别的人，则一分未得。

清耀夫人欲再开口，赤芍又道：“郡主若有疑问，请单独去找先生，先生会给予解答。”

丹阳郡主回过神，又往安岚那看了一眼，却看到安岚在两位侍女的搀扶下站起身，广寒先生则一直站在旁边，别的几位大香师也都看着那边。

良久，丹阳郡主缓缓道出一句：“多谢先生，我没有疑问。”

她说完，就扶着清耀夫人离开那里，只是从安岚身边经过时，安岚开口叫住她。

丹阳郡主转头，等着她的话。

安岚却只是看着她，眼里流露出几分歉意。

丹阳郡主笑了笑，对她微微颌首，就抬步走了。

随后另外几位大香师也跟着起身，方玉辉找赤芍要刚刚记录分数的册子，谢蓝河则朝安岚揖手道贺。

崔文君寒着脸走了；谢云和方文建同白广寒寒暄了几句，便也领着自家后辈离开；柳璇玑走之前，在安岚脸上轻轻捏了捏；净尘看着安岚的眼神有几分欣慰，也有几分担忧，但终是什么也没说，只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拖着要捣乱的百里翎走了。

最后，白广寒命人将安岚扶上自己的马车，安岚坐稳后，他才道：“膝盖疼得这么厉害为何不说？”

安岚却看着他，许久，忽然问出一句：“你——是谁？”

3

于身份而言，这是很无礼的问话，即便只是为她自己着想，就算真有这样的疑问，她也不应该问出来。而实际上，这个疑问，在安岚之前，早就已经有人存在心里了，并且那人同白广寒的地位一样，同是大香师，但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敢在白广寒面前表露出一丁点儿这样的意思。

或许，面对同样的疑问，因为目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能毫无顾忌地问出口；而有的人，总是会思来想去顾忌万千，因而只能一直存在心里。

白广寒没有惊讶，也不见愠怒，只是看着眼前的女子，目光幽静。他那双眼睛似天生就带着一种力量，明明让人感觉隔着千山万水，充满艰难险阻，却又令人不可抑止地想要靠近。

安岚慢慢垂下眼，面上终于露出几分忐忑。

“这很重要吗？”白广寒这才开口，语气平淡，声音依旧是出奇的好听。似乎，只需听到他这样的声音，就能想象出他拥有一双怎样的眼睛。

安岚一顿，刚要抬起脸，却见他伸手放在她的膝盖上，轻轻捏了捏。

安岚抬起眼，便见他也正看着她。

白广寒放开她的膝盖，抬起她的下巴，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道：“你希望我是谁，我便是谁。”

安岚怔然，欲要开口，白广寒却已松了手，然后往马车上一靠，闭上眼睛，淡淡道：“好好休息，接下来殿里有许多事要交代于你。”

接下来的那一路，便是长久的安静。

安岚想起被自己封住的那些记忆，愈发沉默，原本就不好的脸色也愈加苍白。

白广寒似察觉到她的情绪，微微睁开眼，却并未打扰她，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如此矛盾的个体，令他都不免讶异。

马车直接从天枢殿的车道驶了进去，一直行到白广寒的寝殿台阶前才停下。

已经有人备好竹轿，白广寒先下了马车，随后蓝靛便上车来，扶着安岚下车。

“不用，我能走。”安岚瞧着那顶抬到自己跟前的竹轿后，忙摇头。

“大夫已经在殿内等候了，姑娘快上轿吧。”蓝靛说着就在安岚耳边低声补充道，“您如今的身份不同以往，无须客气，这都是他们应当为您做的。”

安岚怔了怔，抬眼，便见白广寒站在一旁看着她。

依旧是如谪仙临世的身姿，衬着天枢殿巍峨的建筑，她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莫耽误时间。”白广寒留下这句话，就转身往殿内走去。

安岚在蓝靛和侍女的搀扶下上了竹轿，轿子抬得很稳，座椅上又铺着柔软的垫子，前面还有垫脚的地方，她坐下后，即有侍女在她腿上盖了一层羊毛毯，然后将两边的毡帘放下，为她挡住刺骨的寒风。

安岚隔着前面的纱帘，看着自己的视线慢慢越过高高的台阶，忽然间，想起她第一次进入天枢殿的情形。其实，也只是过了半年时间，但那会儿，她还只是个香奴，当时是为着考香使的事，被百里大香师叫到了这边。只是那天，她在天枢殿见到的，却不是广寒先生，而是景炎公子。

安岚隔着薄薄的纱帘，看着走在前面的那个身影。

“姑娘的膝盖并无大碍，没有伤到筋骨，每日早晚敷半个时辰的药，静养半个月左右便能痊愈。”大夫是个富态的妇人，眉眼温和，替安岚把了脉，又给她仔细看了看膝盖的瘀伤后，便对白广寒道，“倒是姑娘的精神，似乎受了极大的刺激，夜里可能睡不好觉。不过安神的药我就不给姑娘开了，我的药，不比先生的香有效。”

白广寒道：“敷的药有劳华大夫亲自去配。”

“是。”那华大夫应了声就退了出去。

片刻后，配好的药送了过来，一同送过来的还有个红泥小炉，是用来煎炒那些草药的。候在殿内的几位侍香人和侍女都有些惊讶，直接在这里煎药，到时殿内肯定也会充满草药的味道，指不定会很冲，广寒先生竟能允许，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

安岚也明白这个道理，忍不住道：“先生，这药，其实弄好了再送过来也是一样。”

白广寒只是瞥了她一眼，并未依她，赤芍只好依序安排下去。

而此时，玉衡殿内，言嬷嬷听完崔文君道出香境内的事后，沉吟一会儿，才道：“先生是怀疑，安岚姑娘已经打开那道柴门了？”

“不是怀疑，而是肯定！”崔文君面上依旧带着冷意，眼里的情绪却是极其复杂，“那丫头，本事倒是不小。”

安岚越是优秀，她就越是不能平静，如果是她的孩子，她自然是极高兴并为之骄傲，甚至可以暗中助上一把；但如果是白纯那贱人的，她又如何能允许安岚这么顺顺当当坐上天枢殿继承人的位置！

每次看到想到那丫头，她都要被这个问题折磨得夜不能寐。

“既然已经想起来了，这事不是简单多了吗？”言嬷嬷道，“广寒先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看着她，只要广寒先生不在，别的大香师想来也不会插手，如此便没有人能阻止您。”

“你不明白……”崔文君摇头，“那丫头有大香师的资质，并且天赋高得惊人，她恢复记忆的那一刻，是唯一能入侵她记忆的机会，因为她当时肯定是不知道要怎么防备。现在，白广寒首先要教她的，定是香境的防备之道。”

言嬷嬷怔住，只是过了一会儿后，又道：“如此，先生也不必太过着急，总归安婆婆已经进来玉衡殿，安岚姑娘甚是关心安婆婆，定会有合适的时机让先生知道真相的。”

崔文君没再说什么，那个人在香境内找她“合作”的事，她并未告诉言嬷嬷。这事，实在太过重大，说出来，长香殿内必将掀起一阵恐怖的风暴。至于安岚，她亦无法确定，那丫头究竟在那到柴门里看到了什么，如何就有那样惊人的成长！

入夜，安岚歇在白广寒的寝殿，赤芍已在偏殿那儿给她收拾出一个房间。

白广寒给她点上安神香时，安岚忽然问出一句：“先生，我明日，能否见一见景公子？”

白广寒将狐狸香炉的盖子轻轻盖上，然后抬眼：“你想见他？”

“安岚能得今日之地位，离不开景炎公子的赏识和相帮，原是该亲自去景府道谢的。”安岚说着就看了看自己，“只是眼下不便，却又不好等上半个月再去致谢，所以……”

正说着，蓝靛就拿着已煎好的药进来，要给安岚热敷。

因伤在膝盖上，要热敷的话，定是要将裙摆掀至膝盖上面，裤腿也要卷上去才行。蓝靛走到安岚身边时，询问地看了白广寒一眼，白广寒并无要避开的意思，她自不敢多言，再看安岚面上也没有一丝尴尬之态，似根本不在意这个事，于是便对那跟着进来服侍的两名侍女点了点头。

安岚是坐在外厅的罗汉床上，蓝靛先在她膝盖弯处垫了个小软枕，一位侍女在罗汉床前跪坐下来，小心掀起她的裙摆，再将她的裤腿卷至膝弯里，露出白嫩如玉的小腿。虽这屋里烧着地龙，但毕竟是冬天，又是夜里，腿上的肌肤忽地裸露出来，安岚遂觉得有点儿冷，另一位侍女赶紧将脚炉挪近了，蓝靛亦马上将用纱布装好的草药敷在安岚膝盖上，并问：“烫不烫？”

安岚摇头，因刚刚说的事一直没等到白广寒的回答，便抬眼，却见白广寒已走至旁边的桌案前坐下提笔，不知在写着什么。橘红的烛光照在他俊秀的脸上，使得他面上的五官看起来愈加立体。入夜后，他换了件白色的便袍，衣服上没有丁点儿花纹，身上也未戴玉佩或是香囊一类的饰物，简洁得不染尘埃。刚刚他穿着这身衣服，夹着风雪面面无表情地从外面走进来时，真如谪仙临世，不带半点凡俗之气。倒是现在，于灯下提笔写字的身影，看起来多了几分儒雅，因而似也跟着多了几分人气。

侍女们的动作很快，没一会儿就敷好药，蓝靛给安岚垫了几个大引枕，让她就靠在罗汉床上，又给她盖上羊毛毯，然后才领着那两侍女轻轻退了出去。

不多会，白广寒也停了笔，待纸上的墨迹干了后，便拿过来递给她：“这些书你半个月内看完，我每隔三天会问你功课。”

安岚接过，看了一眼，就应声：“是。”

“若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

安岚点头，白广寒又道：“除此外，你还需学会如何避开香境，不为其迷惑。”

安岚有些诧异地抬起脸，却不慎将手上拿着的那张纸松开，落到地上。她下意识地倾身，却将盖在腿上的羊毛毯也弄得滑到地上，小腿一寒，她便又要去拉那毯子，只是因为两边的膝盖都包得结结实实的，使得动作有些不便，于是这一动，反将那毯子又落下去一些。

纱布下的那一截小腿，脚踝纤细，线条完美，肌肤莹白，在烛光的映照下，宛若凝脂。

安岚正要再伸手去拉羊毛毯，白广寒已经微微弯下腰，先她一步替她拉起那条毯子，只是要替她盖上的时候，忽然又停住，然后往罗汉床旁边的圆墩上坐下，另一手抓住她其中一边脚踝，微微抬起她的腿，手指按在脚踝的其中一处：“这里也有瘀青，什么时候伤到的？”

他手掌心的温度有些高，她小腿裸露出来的地方感觉到明显的寒意，于是愈加觉得被他抓住的地方滚烫滚烫的，他的手似带着电流，酥麻的感觉令她有些无措：“不，不知道。”

他看了她一眼，安岚怔怔地对上他的目光，随即感觉自己似被那双深幽的眼睛吸了进去，思绪霎时空白。

白广寒在她小腿某处轻轻按了一下，有痛楚传来，她当即回过神，随后却看到

自己手里依旧拿着那张书单，羊毛毯子也好好盖在她腿上，广寒先生亦只是站在她旁边。

安岚愣了愣，跟着就觉得自己脸上发热，她慌忙垂下脸，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香境如谎言，最难识破的，便是全由真话编造出来的谎言。”白广寒说着，就真在那张圆墩上坐下，然后伸手将盖在她腿上的羊毛毯掀开一点，握住她的脚踝，从毯子内拉出来。

安岚有些惶恐地道：“先，先生？”

“这里确实有伤。”白广寒在她脚踝内侧的某处点了点，拇指在那上面轻轻摩挲，眼睛却看着她，“辨出真假的区别了吗？”

安岚怔怔地看着白广寒，随后有些慌地将眼光往下移，却看到自己的赤足被他握在手里。如此暧昧的一幕，令她心跳止不住地加快，像是揣了只兔子在胸口，哪里还辨得出什么差别。

“大香师若真打算向你下手，可以弄出比这更真实，更刺激的感觉，令你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她，眼眸中神色浓暗，似盛满了深情，又似什么都没有。握住她脚踝的手慢慢往上，停在柔软的小腿肚上轻轻摩挲，动作如此暧昧，他的声音却无比冷静，语气也如往日一般淡漠，表情亦是一本正经。

安岚咬着牙，断开心里的贪欲，闭上眼睛，随后长长吐了口气，再睁眼，便见白广寒依旧只是站在她旁边，羊毛毯也还是好好盖在她腿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如愿避开了香境的引诱，可心头却隐隐有些失落。

“很好。”白广寒微微点头，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他本以为，她至少要一整天时间才能做到，不想，竟只需这一会儿的功夫。

“是先生教得好。”安岚觉得自己鼻尖都沁出汗了，即便知道那些动作都不是真的，但那酥麻的感觉却似已经烙在小腿上，先生……握住她的手时，和抓住她的脚踝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她侧过脸，眼睛微垂，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觉得自己的情绪已经藏起来后，才抬起脸道：“景炎公子这两天会来天枢殿吗？”

白广寒道：“你若想见他，明日便让他过来看你。”

“安岚不敢。”安岚忙开口，“先生千万莫如此，景公子对安岚有恩，安岚绝不敢如此无礼！”

“他应当也想过来看你。”白广寒留下这句话，便离开了。

安岚目送他出去后，身子便重重地往后一靠，长长地舒了口气，随后抬手往胸口上一摸，心脏，还是跳得很厉害。

第2章 安抚·解说·说出

夜深了，白广寒为她点的香极好，去了膝盖上的药包后没多会，安岚便睡着了。但是，梦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她又回到了七岁以前，一时是被刘半仙牵着手走街串巷，一时是去刘半仙的摊位旁蹲着，呆呆地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再滴答着口水看着旁边的包子铺。刘半仙只要有收入，就会给她买一个比她两只手掌加起来都要大的胖包子，让她捧着一路啃着回家。她没想到，她居然也有过家，还有人每天给她烧火煮饭……

可是，后来，为她烧火做饭，喊她回家的人，去哪了呢？

去哪了呢？

去哪了呢？

“你不要死，不要，不要丢下我……”她抱着满身是血的刘半仙嚎啕大哭，“我再也不做那个事了，我会听话的，求求你，不要丢下我……”

可是，他还是走了，她的世界瞬间坍塌。

安岚住的地方，晚上是有人守夜的，而这第一晚守夜的，就是蓝靛。蓝靛很警觉，但这一晚，她并未察觉到安岚屋里有什么动静，也确实，安岚屋内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很安静，看起来睡得很好，除了呼吸跟平时稍微有些不同外，没有任何异样。但呼吸频率的细微改变，旁人即便是站在跟前，也是不易察觉的，更何况，蓝靛是守在外面。

所以，当蓝靛听到外头有脚步声过来时，还以为是有谁要趁夜擅闯此处，却没想到过来的竟是白广寒。

“先……”蓝靛刚出声，白广寒却抬手止住她说话，并命她去里头把灯点起来，但不用全部都点亮。蓝靛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照办，白广寒走到安岚床边，掀开床帘，蓝靛快步走过来给挂好。

白广寒伸手，在安岚额上轻轻一抹，果真是出了汗。

“姑娘？”蓝靛这才察觉出安岚的异样，白广寒略一偏头，让她出去。

蓝靛即噤声，行了一礼，轻轻退了出去，只是出去之前，她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白广寒坐到安岚床边。她心里一惊，不敢多看，快步走了出去。

平日里那么戒备的人，现在已经有人坐在旁边了，甚至将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又轻轻摇了摇她，她却还是没能醒来，入梦竟这么深。

白广寒神色微凝，用香境入她的梦境不是不可以，但由她自己摆脱这个噩梦对她会更好。所以他没有动用香境，只是将她从床上抱了起来，让她靠在他怀里，轻抚着她

的后背。

天枢殿的月色，美得醉人，夜里风停了，雪花稀稀松松地往下飘，落满庭院，被月光一照，像是铺了一地的银屑。

立在桌案旁的那支蜡烛烧了一小半后，安岚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白广寒还是没有叫她，依旧如刚才那般，不时轻抚着她的后背，偶尔帮她顺一顺头发。她的头发生得细软却极其浓密，并且乌黑水滑，轻轻一顺，好似摸着丝绸。

还是很小，这样抱着，更觉得她娇小，柔软得让人想象不到，这样的一个小丫头，会有那么锐利的一面。

“嗯……”安岚慢慢醒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包围着她，令她即便是从那样的噩梦中醒了，也不觉得有丝毫恐惧。只是，当她睁开眼，看到自己身在何处，并且看到此时抱着自己的人时，她忽然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

只是这个梦，如此地不可思议，竟直接撞破她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最可笑又最贪婪的欲念。

她醒了，白广寒停了手里安抚的动作，垂下眼看着她，昏暗柔和的光线下，他的眼睛看起来无比深邃，却也无比模糊。

安岚不敢开口，也不敢动，只是睁着一双乌沉沉的眼，直直地看着他。

白广寒打量了她一会儿，确认她摆脱了梦魇，便松了手，将她从怀里轻轻推开，让她重新躺回床上。安岚不愿，却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愿的行为，只是当 he 从床上站起身后，她伸手抓住他的一点衣袖。

她依旧没有开口，但这个动作，已经流露出一丝乞求。

白广寒没有抽回自己的衣袖，安静地看了她一会儿，终是又坐下，然后抬手放在她的额头上，片刻后，手掌慢慢往下，轻轻盖住她的眼睛。

这样的温柔，还是这个人给予自己的，安岚觉得自己快要哭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重新入睡，白广寒这才抽回自己的袖子，再将她的手放回被子里，然后站起身，走了出去。

从始至终，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

翌日醒来，安岚有些呆呆地任几个侍女帮自己梳洗完，等屋里就剩下她和蓝靛时，她才问了一句：“昨晚，是你在外头守夜？”

“是。”蓝靛一边应声，一边替她梳了个简单又娇俏的发髻。

安岚迟疑了一会儿，又问：“昨儿夜里，出过什么事吗？”

蓝靛手上的动作一顿，自镜中看了安岚一眼，然后才道：“姑娘似乎做了噩梦，没睡好，先生夜里来看过姑娘。”

安岚怔然，竟真的不是梦！

随后华大夫过来给她把了脉，又看了看她的膝盖，接着蓝靛命人摆早膳，不过会儿，藏书楼那边也将白广寒列给她的那几本书送了过来。只是第一次，她拿起书本，却无法静下心来去看，脑子里时不时地就会想起昨夜里的那一幕。

贪念越来越大，想要的越来越多，她知道不能这样放任。因为，当能力赶不上欲望时，痛苦将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心魔。

“姑娘，景公子来了。”正拿着书出神的时候，蓝靛进来报了一句。

安岚回过神，却跟着又怔了一怔，景炎公子？

此时，想到那个人，却忽然发现，那人的身影竟同另一个人的身影重合起来！她心跳不禁快了几分。

“姑娘？”见她竟发起呆来，蓝靛只得又叫了一声。

“请景公子进来。”安岚放下手里的书，说着就要起身，只是此时她的膝盖被包得扎扎实实的，动了一下，只得又坐回去。

蓝靛出去了，不多会，一个俊秀风流的身影走了进来。

安岚坐直了，表情认真，又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其实，一直以来，她在景炎公子面前，都是陪着几分小心的，但是，这一次她心里的小心，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景炎站在门口瞧着笔直坐在榻上，用一种从未有过的表情瞧着自己的安岚，不禁哧哧地笑出声，然后大步走过去，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道：“怎么一大早就发起傻来了？”

她如今的穿着同赤芍她们都不一样了，衣料自然是比以往金贵了许多，但整套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上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花纹，就连颜色也都是素净的纯色，不过样式却同白广寒平日穿的衣着很是相称，因而换了这等装扮的她，显得愈加灵秀。

她依旧是侍香人，只不过，仅是白广寒的侍香。

安岚抬起脸，看着背着光的景炎，一模一样的脸，就连那双眼睛也似一个模子刻出来，唯气质，完全不一样。

“怎么了？”她这模样着实可人，景炎伸手在她额头上轻轻点了点，似笑非笑地道，“才一天工夫，就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他刚从外面进来，手指有些凉，衣袖子上还带着些许冰雪的寒香。

安岚暗暗握紧手心，默了一默，然后才站起身道：“本是想登门亲自致谢的，却反让公子先过来看我，安岚实在是不该。”

景炎却是往后退一步，又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赞许地道：“我的小狐狸长大了，也变漂亮了，当日果真没看错人，你能进到这里，当真不易。”

安岚面上微热，垂下眼道：“都是公子的功劳。”

景炎笑了：“既如此，怎么不请我坐下。”

安岚赶紧道：“公子请坐。”话才落，蓝靛就端着茶送了进来。

景炎坐下后，往她膝盖那看了看，然后道：“你也坐下歇着，那天瞧着还好好的，怎么就伤得这么严重？”

安岚重新坐下，将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摸了摸：“其实也不严重，就昨儿在铜雀台那儿的时候有些疼，敷了药后，今儿已经好多了。”

景炎点点头，便端起茶，轻轻吹着。

安岚抬起眼，偷偷打量他，门开着，外头的雪光涌进来，将他面上的五官照得分明。景炎品茶香时眉眼低垂，茶水很烫，他也并不渴，因而只听到他一下一下极其规律地拨动茶碗盖的声音。

安岚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疑惑不解，到忐忑不安，最后，慢慢平静。

景炎缓缓开口：“你可知，你如今面临的处境？”

安岚道：“广寒先生还未细说，不过，我大致明白。”

景炎放下茶盏，看着她道：“嗯，说来听听，都明白些什么了？”

“我如今坐了很多想坐的位置，所以，接下来天枢殿的侍香人及听命于一些侍香人的侍女和侍从等等，在我面前多半会阳奉阴违。还有殿侍长那边，应当也不会轻易就认同我，殿外的庶务，殿侍长也不会让我插手进去。除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安岚说到这，忽然停下了，似犹豫着要不要说。

景炎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姿态闲散，表情却是很认真：“继续。”

安岚迟疑了一会儿，低声道：“还有，最重要的是，另外几位大香师中，有人想对先生不利。”

景炎看了她一会儿，才道：“接着说。”

安岚看着景炎，忽然问出一句：“我只是猜测，若没猜错，却也猜不出究竟是哪位大香师想对先生不利。先生，和公子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

景炎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想必你已经知道，景公无子，而如今景公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们兄弟二人，其实都是景公收养的。”

安岚点头，景炎接着道：“长安城首富是什么概念，你可清楚？”

安岚摇头，景炎笑了笑：“约莫二十年前，那时候边境时受外族侵扰，听闻当时皇上才刚刚登基，少年天子，血气方刚，一道圣旨下去，二十万大军压境，那一战，连续打了三年。偏那三年连连出现天灾，南方年年大水北方年年大旱，还有几次大规模的时疫，以及年年的雪灾等等，国库亏空巨大，赋税也连翻了三次，弄得民怨四起。第三年，北边的将士连棉衣都添不起了，饭也快吃不上了，最后朝廷不得不向景家开口借钱借粮。”

朝廷这一开口，便证明了景府确实已富可敌国。

景炎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茶，接着道：“而长香殿，自白夜，也就是上一任大

香师在任时起，天枢殿的财富就占了整个长香殿的五成。长香殿有七大殿，天枢殿仅一殿所掌控的财富，却几乎等同于其余六殿之和。”

安岚惊住，景炎淡淡一笑，叹道：“我掌管景府的财源，白广寒又是天枢殿的大香师，如此巨大的财富，谁人不动心，谁人不眼红？即便大香师能超凡脱俗，但大香师背后的家族却没那么简单，更何况每位大香师都必须为自己的香殿的地位考虑，所以……”景炎说到这，就看着安岚道，“谁都有可能，甚至有可能不止一位。如果白广寒遭到不幸，天枢殿又未定下合格的继承人，那么天枢殿的一切便暂时交予六殿大香师管理，并由他们指定天枢殿新的接手人。如今天枢殿跟景府息息相关，白广寒可以影响到景府的买卖，同时，白广寒也离不开景府的支持。双方早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因而天枢殿若落入别人手里，也几乎等于景府也跟着落入别人手中。”

安岚倒抽了口气，好一会儿后，才道：“所以，还不知道对先生不利的人是谁？”

景炎点头：“其实，目前更加危险的是你，你是天枢殿的继承人，藏有那等目的的人，不会愿意看到你的出现。如今，对你下手，要比对白广寒下手容易多了。”

安岚怔住，景炎打量着她的表情：“怕不怕？”

景炎问她这句话时，微微侧过脸，外头的雪光落在他脸的另一侧，有那么一瞬，雪光隐去了他唇边的笑意，也隐去了他身上的亲和力，隐隐露出他藏在笑容下面的寒刃，不张扬，不急躁，平静，冷漠，淡然。那样的表情，如此熟悉，以至于放在眼前的人身上看起来，像是个错觉。

安岚只觉心脏猛地一跳，迟疑了许久，终还是将那个疑问压下去。

景炎放下茶盏，动作随意而优雅，静静看了她一会儿，再问：“怕了？”

安岚与他对视片刻，轻轻摇头。

他问她这句话，已经不是第一次，她记得广寒先生的第一轮晋香会，他就曾问她，是不是怕了，若是怕了，可以马上退出。后来，还有数次，也问过类似的话，并且问话的同时，也总是给她别的选择。

每次，她都没有退缩，虽也是她的本意，但很久以后，她细细回想，才明白，这个男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给她选择的机会。

因为，似他这样的男人，以这种方式问你怕不怕时，他深邃的眼神，以及他唇边的浅笑，看起来那么悲悯又那么强大，如天造地设的温柔井，没有一个女子会说害怕，更不会选择退缩。

安岚摇头后，忽然问：“只是，我有一事不明。”

“何事不明？”

安岚想了想，才道：“是不是，同先生直接说比较好？”

景炎微微挑眉，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敲：“不能对我说？”